

本报讯 7月9日,在高亢嘹亮的国歌声中,国家击剑队巴黎奥运会出征仪式在北京老山击剑馆举行,蓄力三年的剑客们已擦亮剑锋,誓在巴黎奥运会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中国击剑共获得巴黎奥运会女子重剑、男子花剑、女子花剑三个剑种团体和各三名个人资格,男子重剑、女子佩剑、男子佩剑三个剑种各一名个人参赛资格,共15名运动员出征。据介绍,队伍将于7月9日、13日、16日分三批分别飞赴法国圣摩尔、奥尔良和欧塞尔海外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提前调整时差和适应法国气候,并于7月24日转场奥运村。

巴黎奥运会击剑比赛7月27日至8月4日进行,产生12枚金牌。“巴黎奥运会周期时间短、任务重,国家击剑队一度面临困境。可喜的是,本周期男女花剑水平有较大提高,尤其男子团体,一年半,实现了从世界排名第33到第4的历史性突破。传统优势项目女子重剑,目前也处于上升阶段。”中国击剑协会主席王海滨说,他同时要求教练员、工作人员在冲刺阶段细化训练计划与参赛方案,精准分析对手,科学制定战术,关注运动员身体和心理状态,注重每个细节,确保运动员以最佳竞技状态投入比赛。希望运动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排除杂念、聚焦对手,关键时刻积极主动、敢打敢拼,牢记祖国在我心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报效祖国。

女子花剑主教练雷声代表国家击剑队全体参赛人员进行赛风赛纪宣誓,奥运冠军孙一文领读反兴奋剂誓词宣誓。

随后,参赛运动员登场亮相,讲出自出征巴黎的誓言。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决心,决战决胜巴黎;以初心不变、一剑无悔的勇气,尽最大能力实现“五星红旗耀巴黎、国歌响彻法兰西”的目标。

“爱拼才会赢”,男子花剑运动员陈海威用福建话喊出了这句誓言,时隔八年重返奥运,他表示,在冲刺阶段会做好体能准备,拼尽全力备战,“经过前段时间集中训练和备战,我的整体状态在恢复,希望在巴黎会有好的表现。”

当晚就要踏上征程的女子佩剑选手杨恒都非常兴奋,“这次可以提早适应场地和气候,还能与其他对手交锋,准备会更充分。”她表示,要在技术上更精进,尤其是在攻防方面要加强。

女重小将余思涵说,参加出征仪式后很激动,期待进奥运村的那一天,“进村的那天是我生日,特别期待。对于自己的第一届奥运会,我会尽力去拼,珍惜每场比赛,珍惜每一剑。”

女子花剑队员陈情缘表示,在巴黎的冲刺阶段,要储备好体能,调整好心态,争取在自己的第二届奥运征程上有好的表现。

参加出征仪式的还有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自剑中心、参赛运动员相关省份体育局等负责人,运动员也为他们送上了签名队服,感谢中心的大力保障与各省份的鼎力支持。

(王向娜)

体育人才工作专栏

夯实政策基础 推进改革创新
重庆市体育局奋力开创
体育人才工作新局面

本报记者 傅满雯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重庆市体育局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体育强国战略,积极推动现代化体育强市建设,围绕“紧紧依靠人才、真诚吸引人才、精心培育人才、主动服务人才”,不断夯实政策基础,推进改革创新,细化务实举措,奋力开创体育人才工作新局面,以高质量体育人才服务重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夯实政策基础 健全人才引进全链条

注重顶层设计“引”才。重庆市体育局围绕竞技体育改革发展需求,着力解决人才引进难的问题,于今年1月印发《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引进实施办法》,明确人才引进对象、范围、方式、费用及薪酬标准等,将人编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合,通过提升人才待遇、灵活招录方式、精简招引流程等措施,增强人才引进竞争力,为切实引进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训练保障人员等竞技体育人才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办法出台半年来,已开展了7名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引进工作。

突出岗位历练“育”才。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大力推进实施《重庆市体育系统干部顶岗锻炼培养计划》,有计划、分批次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兄弟省份体育局、区县基层体育部门及乡村振兴一线挂职学习、顶岗锻炼,有力助推干部人才坚定政治方向、提升能力素质、服务事业发展。近五年,选派近40名年轻同志到相关岗位学习历练,其中一半以上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重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下转第二版)

北京足球青训调研之一

“12岁退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本报记者 杨天婴

今年初的亚洲杯足球赛让人们看到了诸多球队的进步与中国队的不足,特别是日本、越南、塔吉克斯坦等队大批年轻球员的崛起,让中国足球的青训再度被关注。前不久结束的U19渭南杯赛,中国击败韩国、越南,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夺冠,再度激发人们对中国足球年青一代的期待。

制约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足球青训的诸多难题?为了寻找答案,记者在北京足球青训领域进行了调研式采访。

在中国青训领域,“12岁退役”是困扰小球员许久的问题,谈及中国足球青训,每次都绕不过这个坎。

张先生的儿子在小学阶段已是北京较为出色的苗子,他告诉记者,孩子继承了父母良好的身体素质,家庭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但在孩子即将小升初也就是12岁时,面临是去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还是去足球传统校的选择。经过思考,他们决定让孩子去足球传统学校。

关于所谓“12岁退役”有两个层次的解读,如果以继续足球训练为目标,那么“12岁退役”指的是孩子既没有进入足球传统校,也没有进入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完全与足球系统训练体系告别。如果以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为目标,那么“12岁退役”指的是孩子在12岁时,选择进入校园足球体系,而没有进入职业足球梯队,算是选择离开了职业足球发展的路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退役。我们主要调研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以成为职业球员为目标的“12岁退役”现象。

有很多足球工作者告诉记者,大批优秀苗子在这个年龄放弃了专业培训,转投校园足球,12岁也是中国足球损失人才最多的年纪。

北京相对全国而言,对足球苗子的选拔竞争更激烈。这里具备一定足球天赋的孩子基本有两条路:一是以国安为代表的专业足球俱乐部青训体系,二是以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中学为代表的足球特色传统校。“现实情况是,在小学阶段表现最好的一批孩子大都被学校挑走了,因为家长普遍认为,通过足球成绩考

取这些名校是非常好的选择,也是对孩子最保险的选择。”张先生说,“家长关心的,首先是要充分保证孩子的学习,在前途不确定的前提下,不拿职业足球赌孩子的前途;其次是目前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在身体和球商没有充分定型的前提下,不会考虑进入职业梯队。”

“12岁退役”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但因为每个地方教育资源和政策不同,也会有变化。北京因为特殊的教育资源环境,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在北京,大家普遍重视教育,对生活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对踢球还是升学,大多数家长往往选择让孩子去好学校上学,顺便在校队踢球。

“我们当时在人大附中三高队时,都是北京同年龄段的足球尖子,但每批组队之后可以进入职业足球的人员比例还是偏低,也就一两个,我是1978年的、王晓龙是1986年的,张思鹏是1987年的、张远是1989年的。八一中学能想起来的就是张晓彬。”前国脚、国家青年队教练张辛欣告诉记者,“按照当时选择足球苗子的质量,校园足球应该培养出更多的职业足球人才,但校园虽然文化课教师资源丰厚,但优秀足球教练员的资源并不多,因为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很难留下好的足球教练。在学习压力下,不可能在足球上投入过多时间,所以很多北京当地的好苗子在进入学校后就基本远离了高水平的足球训练。”

张辛欣的成长经历具有代表性,很多家长在同记者沟通时,也表达过同样的想法。足球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块打通优质教育资源的敲门砖,因为足球属于金字塔项目,成为职业球员的概率远比考上好大学小。在孩子12岁选择进入好初中还是职业队时,家长们基本选择最保险的答案——先上个好中学。恰恰如此,在12岁这个年龄,足球会失去很多优秀苗子。

传统职业队梯队与足球特色传统校之间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梯队的优势是拥有更好的训练设施和专业教练团队,球员训练时间更长,更接近专业要求,但缺点是如果传统足球没有优质学校资源支撑,现阶段无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文化课学习,学生可能会逐渐与社会脱节,在性格培养和独立人格的建立上会产生一定问题。传统校的优势是能够保证孩子拥有更好的文化教育,有的甚至可能获得升入大学的待遇,但缺点是足球训练条件和教练资源很难与职业队媲美,孩子在足球专业性上的提高会越来越难。

“12岁退役”背后的实质是孩子们对于未来足球生涯不确定性的担心,它影响的已不只是12岁阶段。今年5月,天气转热,在北京体育大学足球场边,国安U14队伍正在同北体大校队进行教学比赛。国安俱乐部青训第一阶段负责人席悦表示,国安梯队曾有一位在名校初中就读的品学兼优的孩子,在队内表现很好。有一次学校的出国游学活动与国安梯队的集训时间发生了冲突,孩子感觉很难取舍,最终不得不选择退出梯队。这可能是一位已经接近职业足球的孩子,但仍在“破门”前选择退出。“特别遗憾,但也要考虑孩子的难处,当有这种顾虑时,他内心深处也就无法继续选择职业足球了。”席悦说。

同样,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着校园足球中的孩子。张先生的儿子进入足球传统校后,顺利进入北京足协U13梯队。“现在孩子每周训练4次,其他孩子下课做作业,我的孩子要训练到晚上8点半,9点半才能到家,抓紧时间洗澡吃饭,10点写作业,很晚才睡觉。周末别人补文化课,他还要训练。这确实让孩子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张先生告诉记者,“我们目前仍在坚持,如果教育部门没有对这样的孩子有针对性的就学政策,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记者随后采访了四五所北京当地的青训机构及十几位家长,大家都普遍谈到上述问题。

通过采访与观察,我们意识到,所谓的“12岁退役”现象背后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对踢足球的孩子们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这可能导致孩子12岁退役,也可能是14岁退役,抑或15岁或18岁。只要这种担心存在,孩子们的踢球前景时刻存在断档风险,中国足球也会因此失去最好的苗子。那么,如何化解这个担心、解决这个难题?

通过在北京地区的调研,针对这个问题,目前有一个体系上的解决办法,但核心问题还是观念上的认知,已经有些探索在一些地方开始看到效果。



大地流彩·2024全国和美乡村

“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大地流彩·2024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以下简称“村舞”)将于8月30日至9月2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举办。

“村舞”作为“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的系列活动之一,以“律动和美乡村 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指导,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支持,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体育局、聊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农民体育协会、聊城市农业农村局、东阿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村舞”坚持突出农村主场、农业主线、农民主角,融入农业产业、农耕非遗、文化旅游等,充分发挥“农民体育+”力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本次活动设置“舞出时代风”和“舞出中国味”两个项目,“舞出时代风”以广场舞为主,内容均为自编自创的自选套路。“舞出中国味”以乡村传统特色体育项目和文化艺术项目为主要内容,通过舞龙舞狮、武术套路、花样跳绳、花毽、空竹等具有健身性、文化性、观赏性、娱乐性、推广性等特点项目,充分体现乡村文体“新国潮”,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同时,线下活动分设三农风采组、三农情怀组。其中,三农风采组由各省市区农民体育协会组队参加;三农情怀组则由线上活动产生的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全民十强队伍组成。

三农风采组将按照广场舞和乡村特色体育、文化艺术项目展示交流成果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将有机会参加由农业农村部、中国文联共同推动的“大地流彩”文艺汇演,让农民站在更高的舞台上,成为点亮乡村振兴的璀璨星光。

以村为媒,以舞为介,“村舞”搭建了一个展示农民风采、促进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每个热爱广场舞和传统运动项目的农民都能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让每个人都有展现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进而实现村里群众舞、群众笑、群众富,让更多人感受农民体育的力量,共同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林 剑)